

# 吳佩孚的一生(二)

孫運開

## 直皖戰爭大展將才

吳佩孚乘自己如日中天的聲望，巧妙運用政治手腕，廣結外援。於是，由曹錕派出代表，分赴當時尚保持中立的各省，宣佈皖系的罪狀，遊說合作。結果，原來八省聯盟，擴大為十三省，提出吳佩孚的政治主張：

1. 各省防軍，一律撤回原防地（唯南軍例外）。
2. 擁護靳雲鵬內閣，不反對段祺瑞；但却必須罷黜徐樹錚。
3. 宣佈安福系的罪狀，請求政府強制解散安福國會和安福俱樂部。

當時，皖系無論在外交上、財政上、作戰的戰略地位上，都處於不利地位。最重要的兩大缺點，一是發動戰爭；在全國人心盼望和平統一的時候，內戰是失去同情的。另一是親日，當全國人心，因為歐戰後山東問題而極端反日時；皖系專門倚賴日本為奧援，更失人心。

在軍事部署上，直系的主力部隊，集中在河北、河南一帶；皖系的邊防軍主力，分散在京畿、陝西、山東各地。

直皖戰事，山雨欲來之際，總統徐世昌想以調解方式予以化解；於是電請張作霖、曹錕、李純入京會商，作為調人。結果，曹、李不來，祇有張應命入京；與徐會晤後，拜訪段祺瑞，勸他不妨稍加讓步，撤換徐樹錚，保全安福國會。段却以「同時撤免吳佩孚」為惟一交換條件。

徐為皖系中心人物，與段實為一人；吳為直系靈魂人物，與曹表裏合一。任何一方，都不願在爭執之中，以撤免他們的職務，為讓步的條件。事情發展至此，已在弦上的直皖大戰，無可避免的勢在必發了。

為了避免兩面為難，既為皖系健將又為張作霖兒女親家的靳雲鵬，辭去國務總理職務，由海軍總長薩鎮冰暫代。七月三日，報載曹錕、吳佩孚、李純聯名通電，宣佈徐樹錚六大罪狀：1. 禍國殃民；2. 賣國媚外；3. 把持政柄；4. 破壞統一

；5. 以下弑上；6. 以奴欺主。七日，總統徐世昌下令免去徐樹錚西北邊防總司令職務，特任遠威將軍，留京辦事。

段祺瑞認為「免徐職」為一大恥辱，乃以強迫手段，強徐世昌於八日下「懲辦曹吳」之令，吳免職，曹則褫職留任，以為報復。

直皖兩軍戰區，分東西兩路：東路在京津鐵路沿線，西路在京漢鐵路沿線。皖軍稱「定國軍」，以段祺瑞為總司令，徐樹錚為參謀長兼東路指揮，段芝貴為西路指揮。直軍稱「討逆軍」，以曹錕為總司令，吳佩孚為副總司令兼西路指揮，曹錕為東路指揮。兩路都是皖軍先攻，直軍還擊。

東路，七月十五夜，皖軍邊防軍第三師兩個團和西北第二混成旅，約一萬五千人，向楊村進攻；直軍第四混成旅和直隸警備軍約二萬人還擊。十六日直軍已佔優勢，忽自天津開到日軍護路隊，強迫直軍撤移部署於楊村站附近的砲兵陣地。皖軍乘勢湧進，壓迫直軍退守北倉、李家嘴一帶

。十七日，奉軍前頭部隊一營來援，直奉聯合反攻，直逼廊房，皖軍潰敗，從此一蹶不振。

西路，七月十四日夜，皖軍以邊防軍第一師、第三師（欠兩團）北洋軍十五師爲主力，由涿州向南進攻，最初頗有進展，已佔領高碑店。十七日，吳佩孚親臨前線，率部繞道突擊位於松林店的皖軍前敵總部，生俘指揮官邊防軍第一師師長曲同豐和司令部全體將領，皖軍大敗潰退。直軍乘勢收復涿州，向長辛店追擊。

身在東線已面臨失敗的徐樹錚，聽說西線也已失敗，匆匆趕返北京，作亡匿之計；他所指揮的邊防軍，遂不戰而投降直軍。

皖軍的西路總司令，也和曲同豐樣的毫無戰場的警覺性。雖然以火車爲司令部，但不是準備隨時向前推進的，而祇是便於倉皇逃脫。前方戰況激烈，他却在火車上打麻雀抽鴉片烟；遲遲不派遣援兵。等到吳佩孚率兵逼近長辛店，他即下令開車退入北京。於是西路的邊防軍和北洋十五師（原爲馮國璋由南京帶往北方的部隊）也大都投降直軍。

直皖之爭，直勝皖敗，自然皖系人物徐樹錚、段芝貴、曾毓雋、李思浩等「十大禍首」遭到通緝法辦的處分；但却給段祺瑞留有餘步，祇免去其一切職務，沒有把他當作罪犯通緝。

直軍此次所以能迅速勝利，吳佩孚的功勞最大，聲望也更爲上昇。他想乘此輝煌的軍事勝利，實現他的政治主張。於是，自廿九日起，連續發表他的國是意見：解散安福國會，由國民自行召集國民大會統一善後、制定憲法、修正選舉辦法、解決一切重大問題。

然而，他這些主張，却被徐世昌、曹錕、張作霖一致否決，張並且向記者表示他對吳佩孚的看法：

「國家大事，一向祇和曹經略使商議，吳佩孚祇是區區師長。我國師長有好幾十位，就是我自己手下，也有不少；讓他們干預政治，那還成話嗎？」

不但張作霖對他如此，就是曹錕，也和他有了距離。當吳佩孚大聲疾呼，解決國是之時，曹錕却忙着和張作霖攀交情、結親家、經濟勒索、政治分贓，種種醜聞，令吳氣結而難以自處；同時，他也有感於張作霖的氣燄之高，奉軍的惟利是圖。直奉之間，將來難免決裂。

因此，當九月二日，北京政府發表曹錕爲直魯、豫巡閱使，吳佩孚爲副使；曹命吳駐軍小站，拱衛京畿之時；吳却另有打算，率領第三師駐節洛陽，遠離京、津是非之地，埋頭練兵，爲將來的直奉衝突，預作準備。常常書寫對聯贈人，舒暢他的心懷，對聯爲：

欲平大難須當膽，誓掃倭人不顧身。  
花開陽春惟三月，人在蓬萊第一峯。

### 無往不利威震兩湖

吳佩孚在洛陽練兵，與北方的曹錕密取聯繫，遙爲呼應，將直系勢力向四方推展。

湖北督軍王占元，當直皖戰爭時，並無戰功。但却因爲湖南創制省憲，宣告自治；他便成爲北洋政府對南方強敵的先鋒。加上他兼有兩湖巡

閱使的頭銜，所以地位日見重要。

民國十年五月初，內閣總理靳雲鵬（已復職）爲了選舉、征蒙、西南、財政種種棘手問題，無法解決；特地電請三位巡閱使張作霖（東三省）、曹錕（直魯豫）和王占元到天津開會。王占元表面上以溝通中央與西南各省意見爲己任，實際上以討償歷年積欠軍餉爲目的。

會議結束，王占元得到兩百萬軍餉，回到漢口，並未立即轉發他的部下，反而飽入私囊。於是，六月四日，駐宜昌的第一混成旅首先發生兵變，搶擄斃殺，殃及洋人。王立派十八師師長孫傳芳馳往彈壓，亂事方平。七日，武昌第二師的七、八兩團也發生兵變，王派人分別勸促亂兵解散，聲明各人搶劫到手的財物，任聽帶走；另各加發恩餉兩月。亂兵信以爲真，集合一千八百人，乘車往孝感，但却被王事先埋伏的第四混成旅劉佐龍部一舉槍殺。經過這兩次兵變，王占元不卹人命，殘暴不仁的作風；不但他的部隊人人自危，兇死孤悲；就是地方百姓，也感到日坐愁城，朝不保夕。

當此之先，湖北的士紳孔庚、黃恭輔等曾在北京開會，要求北洋政府撤換王占元；沒有結果。湖北的革命先進、軍界要人李書城、蔣作賓、吳醒漢等，集會長沙，宣佈湖北自治，商請湘軍趙恒惕出兵伐罪攻鄂。七月廿日，湘軍開會決議「援鄂」，宣言驅逐王占元後，「將鄂事歸還鄂人」。在湖南的湖北人士，推選蔣作賓爲「湖北自治政府臨時總監」、孔庚爲政務處長、夏斗寅爲湖北自治軍前敵司令，率領留湘的鄂軍（約千

人)參加「援鄂」。

王占元當此眾叛親離之下，祇好打出他的王牌，調鄂西的孫傳芳和曾替他擔任劊子手的劉佐龍防守鄂南，抵抗湘軍。同時向雄據洛陽的吳佩孚求援。

孫部雖然善戰，但湘軍却異常奮勇，鏖戰八晝夜，湘軍擊敗孫軍，進克蒲圻、通城，直指咸寧。

吳佩孚接到王占元的求援電，起先，按兵不動，後見情勢危急，立派第廿五師蕭耀南部和第八混旅靳雲鵬部南下。先以靳部接替孫傳芳防務，穩住陣脚；再以蕭部大軍繼之。

王占元當然希望此兩部雄師能發動攻擊，將湘軍打回湖南，替他保全權位。可是，他們却都按兵不動。

王占元知道大勢不妙，加上全國輿論的斥責，湘鄂民情的激憤，祇好通電辭職。離鄂去天津，八月九日，北京政府發表吳佩孚為兩湖巡閱使，蕭耀南為湖北督軍。

湘軍看到吳佩孚來鄂，想起以往他在衡陽時的力主和平，當然不願與他為敵。同時，驅王已經達到目的，全國也不願湖北再有戰事。因此，不但湘軍一再表示願意和平；全國各界也有通電，主張停戰。梁啟超甚至電吳諷勸：「勿將安福系之垢衣，取而自披於肩背」。

可是，此時吳佩孚的見解和抱負，已與以往大異其趣，他也主張「武力統一」的策略了。於是，不願過去與湘軍的情誼，要求1.湘軍應全部退出湖北2.懲辦製造戰爭的湘軍師長宋鶴庚、魯

滌平。至於任命蔣作賓為湖北省長，可由北京政府考慮外，其他廢督、自治等問題都予否決。

於是，戰爭再度爆發，湘軍雖然奮勇，並有桂軍沈鴻英之助。但吳佩孚的善於用兵和其訓練精良的勁旅，海軍的支助；結果，湘軍大敗，長沙幾告不守。幸虧川軍援湘之師已到宜昌，吳不無顧慮；加以英國駐長沙領事的自請調解，才成立一項和議，湘軍不但撤出湖北，而且還失去岳陽，雙方以汨羅江為界；所謂「鄂人治鄂」、「聯省自治」，都成了泡影。

川軍「援鄂」之師，是由川軍第一、二兩軍各抽調若干混合編成，派湖北籍將領潘正道為前敵總司令。九月二日，已攻抵宜昌南岸。吳佩孚解決了湖南戰事後，立即派兵增援宜昌的第十八師。十六日，吳親往督戰，經過一個月的力戰，終於擊敗川軍，將其全數逐回川境。

於是，吳保孫傳芳為長江上游總司令，駐宜昌一帶，對付川軍。湖南，則由曾經以奇襲戰法攻佔岳陽的張福來負責對付；自己仍返回洛陽，繼續練兵。而其無往不利，揚威兩湖的事實，更導致他不知覺的陷於權力支配的慾念之中。於是，當川軍楊森失敗之時，他以武器實力支助楊森，鼓勵其重行入川，作統一控制之想。當國父孫中山先生開府廣州，力主北伐時；他又以收買賄賂的方法，促使海軍總司令溫樹德、陸軍總司令陳炯明叛變，使國父險遭不測；促使黔軍王天培、彭漢章兩旅長，背叛黔軍總司令谷正倫，影響北伐陣容。種種行為，層出不窮，無形中成為國民革命的一大障礙、頭號敵人。

另一方面，張作霖本來把吳佩孚看得很低，沒有好感；自吳發表為兩湖巡閱使後，張以為吳已與他並駕齊驅；更公開表示不滿，因而引起吳對他的反感。加上他過份重視與直系系的權利之爭。於是，逐漸的奉直之間裂痕不斷加深；終於引起一場激烈的爭執，不惜訴諸武力。

### 以弱擊強開府洛陽

直奉第一次大戰的導火線，是張勳的復出問題和梁財神內閣問題。

張作霖眼見吳佩孚以直魯豫巡閱副使兼兩湖巡閱使，吳的部將蕭耀南得了湖北督軍，非常嫉忿；於是一連三次力保他的親家張勳為蘇皖贛巡閱使，想以此略分曹吳之勢。曹吳當然不甘緘默，尤其吳佩孚，以張勳為「復辟」罪人，何能再任要職；反對最力。張以所求未遂，感到難堪；于民國十年十二月十四日，入關晉京，以財政等問題，迫使原來由他和曹吳共同支持的靳雲鵬內閣辭職；而力捧有財神雅號的梁士詒組閣。

梁士詒本是袁世凱搞帝制時的健將，帝制取消，袁死以後；他會是被通緝的「禍首」。皖系垮臺，他想東山再起，利用交通系活動張作霖，以優先為奉軍籌餉，聯絡南方，對付直系為條件。徐世昌在張的力保之下，于民國十年十二月廿四日發表梁為內閣總理。梁上臺六日後，即下令赦免因直皖戰爭失敗而被通緝的安福系要角段芝貴、張樹元等。一面扣發吳佩孚的軍費，一面發行不宣佈用途的「九六公債」；甚至應允借日本人的錢，向日人贖回本是德國人興築的膠濟鐵路，仍

然歸日人經營。

於是，全國輿論大譁，指斥梁國媚外。吳佩孚乘機通電痛擊，一連六電，斥其「舉歷任內閣所不忍為不敢為者，悍然為之」，抨其「應迅速下野，以明心地光明」。接着吳便聯合江蘇、江西、湖北、山東、河南、陝西六省督軍省長，電請徐世昌免梁士詒職；否則，六省與梁閣脫離關係。雖說梁士詒也曾一再通電為自己解釋，可是，蛛絲馬跡，衆怒難犯；祇好請假，于元月廿三日去了天津。暫由顏惠慶代理總理。

接着，奉張與洛吳之間，相互通電攻訐，張作霖態度強硬，已調動大軍進關，準備戰爭。因為張曹是親家，所以曹錕還想法調和，息事寧人。於是曹銳、曹瑛、王承斌等奔走奉張之間。可是，張却提出雙方無法接受的條件：1.梁士詒復職2.黜免吳佩孚3.段芝貴當直隸督軍4.京津地方，完全劃歸奉軍駐防。

四月十一日，直系在保定開會，在吳佩孚的堅持之下，決定與奉張開戰。曹錕爲了表示支持吳的主戰，不惜將主和的曹銳師長職務免去，所有部隊，交吳全權指揮。

直奉第一次戰爭，東路在津浦線，西路沿京漢線以東地區進行。

直軍以吳佩孚爲總司令，設總部于涿州動員十萬人，共八個師五個混成旅，直接參加的主力，爲西路琉璃河的第三師，中路固安的王承斌廿三師，東路馬廠的張國榕廿六師（師長原爲曹銳）和張福來的廿四師。

奉軍張作霖自爲總司令，設總部于落岱，動

員十二萬五千人，東路以張作霖的第十七師，張學良的第三旅，李景林的第七旅爲主力；西路以張景惠的第三師，鄭芬的第十六師、鄭殿陞的第二混成旅爲主力；中路九個混成旅又五個補充旅爲主力，歸張作霖親自指揮。

戰爭于四月廿九日爆發，奉軍先攻；整個戰事，東起馬廠、中經固安，西迄長辛店一帶。奉軍炮多械精，且有騎兵助陣，最初頗爲有利，五月三日夜，吳佩孚親在戰爭最激烈的西線，窺伺戰機，當他推測奉軍砲彈將罄之際，一面嚴令守軍反攻，一面派孫岳率一旅之衆，繞道襲敵側後，一戰決勝。五日，攻佔長辛店，奉軍第十六師投降，第一師及其他部隊，紛紛潰逃；軍糧器械，被直軍擄獲達七十餘輛列車。中路東路方面，直軍也先敗後勝，攻佔僅離落岱五十里的永清，追到天津以西的芳勝橋。張學良、郭松齡負傷潰逃。奉軍各路俱敗，祇好下令退却。後來經過協議，奉軍全部退出關外，北方政局，完全在直系控制之下。

當然，梁士詒、葉恭綽輩遭到權職的命運。接着，吳佩孚提出「恢復法統、重開國會」的主張。他之所以出此，是大有深意的。因爲南方藉口自立的就是護法，反對北方袁世凱時所訂的新法，所以成立護法政府。如果北京政府恢復了法統，南方政府就失去了自立的藉口和根據；豈不是在政治上不戰而勝？如迎接黎元洪復職，補足他未任滿的總統任期；那麼，國會和總統仍將在直系控制之下。於是，一面由一部份軍人通電，贊成恢復舊法統。六月一日，舊國會議員二

○三人再聯合發表宣言，指斥徐世昌爲非法總統（安福國會所選），逼他辭職。

雖然，此一「舊法統」，在法的解釋上，有些不同意見，南方政府與浙江的盧永祥，都通電反對，黎元洪自己已有一陣作態；但六月十一日，黎終於在國會代表吳景濂、王家襄和直系各省代表陪同之下，由天津返北京，宣佈恢復總統職位。

同日，吳也致電國父 孫中山先生、伍廷芳、李烈鈞，請他們北上，共商國事。可是，原受吳支助的陳炯明正發動叛變，國父避登永豐艦，七月，陳且聯合趙恆惕、雲南唐繼堯等，主張召開聯省自治會議，與吳對抗，大唱反調。吳的因實行恢復法統而導致全國統一的構想，仍然未達目的。

吳於七月凱旋回洛陽，表示他絕無權位之想，但實際上對內閣人選，多所干預。一面擴練軍隊，最盛時期，歸其直接統轄的有五個師一個混成旅和若干獨立團，分佈於河南、湖北、陝西；擁有精兵十萬，飛機卅架，還有湖北督軍蕭耀南，駐守岳州的張福來等部，也都聽其直接指揮。中外人士，仍常訪問洛陽，傾慕風采。吳的聲望、力量，都已超越曹錕之上。

另一方面，曹錕弟兄，意得志滿，腐化、驕奢的情形，與洛陽的儉樸肅穆，成爲鮮明對照。於是，雙方幹部的各具私心，從中挑撥，逐漸貌合神離，分成「津保」與「洛陽」派，加上吳佩孚，安排馮玉祥出處，有欠考慮，於是導致二次直奉戰爭的失敗，短短的兩年多時間，直系由盛

而衰。

### 曹錕賄選變生肘腋

引起直系分裂最大的近因，是選舉總統問題與內閣控制權問題。

民國十一年十月，國會開會，「津保」方面主張先選總統再行制憲；「洛陽」方面主張先制憲再選總統。曹錕當總統，取黎而代之。吳以為曹最好等南北統一後再出而競選，而不主張曹此時先做總統。於是，曹錕等人，即乘機挑撥，誣指吳本人想做總統。因此，曹錕不再接受吳的忠言，吳也自避嫌疑，不好再出面反對此事。

當時的內閣總理為王寵惠，是吳佩孚所支持的，「津保」與「洛陽」方面往往向內閣索餉，數目龐大，籌措為難。於是，財長羅文幹乃與西方債權國家密商，以整理舊債為由，向四國銀行團進行新借款。義大利公使首先提出簽定與款展期合同的要求，內閣得到八萬鎊的補足款折合同幣六十萬元。以十萬元補充中央政務費，餘下五十萬元，本來應當「津保」、「洛陽」平分；但「洛陽」派閣員高恩洪等却想出瞞天過海之計，不用提國務會議討論，由總理批准辦法，全部匯往洛陽。此事被人向「津保」派告密，曹錕也很光火，乃由「津保」派大將吳景濂等以國會告密方式，脅迫黎元洪下令扣押羅文幹，說他貪污。

（經辦本案，未經提出國務會議討論）

內閣以總統祇根據個人密告而下令扣押閣員是違法的，提出抗議，吳佩孚也電責黎違法，而支持王內閣，力促開釋羅文幹。於是，羅獲釋回

家。

可是，「津保」派不依，一面慫恿曹錕通電痛責羅文幹喪權辱國，主張澈底追究，脅迫黎元洪斥吳佩孚「不得干預政事」；一面由王承斌等聯絡江蘇、江西、安徽、山東、浙江各省督軍和海軍司令等，一致通電痛斥羅文幹，替曹錕撐腰。吳佩孚祇好通電不再過問此事，並表示對曹錕的服從，對黎元洪的擁護。

從此以後，「津保」派「洛陽」派距離越拉越遠，吳與曹之間過去的默契、信任，也打了折扣。於是，「津保」派在吳景濂、王承斌、曹錕等安排下，公開的用賄賂的手段，迫不及待的於民國十二年十月五日把曹錕「選」上總統的寶座。這其間，還以北京全城軍警罷崗索餉的手段「逼宮」，逼黎辭職出走；王承斌且在天津車站扣留黎總統勒索印信。吳佩孚祇好沉默看彼等胡鬧，既無從反對，也有口難言，而以不發賀電，暗示其立場。

曹當「選」後，為了酬庸捧他當「選」的功臣，升任齊燮元（原江蘇督軍）為蘇皖贛巡閱使，湖北督軍蕭耀南為兩湖巡閱使，王承斌為直魯豫巡閱副使兼直隸督軍；吳佩孚也由直魯豫巡閱副使升為正使，但却開去了兩湖巡閱使（改由蕭耀南升充）。

吳佩孚在北京政治上受到打擊，可是他却認為「武力統一」最重要，而忙於征閩、入川、攻粵。入川，係利用支援楊森重整旗鼓的關係，伸張其勢力；征閩則以驅除王永泉為由（王受徐樹錚利用搞政變，一度成立「建國軍制置政府」），

派長江上游總司令孫傳芳率直軍勁旅，攻入福建；攻粵，則秘密與陳炯明等聯絡，相機行動。

曹錕非法當「選」，國人憤怒，浙江的盧永祥事先曾通電反對，國民黨即於十月七日發表宣言，申討曹錕，九日，國父致電段祺瑞、張作霖、盧永祥一致行動，討伐曹錕；十日，再致電各國外交團，請否認曹錕為總統，（當時盛傳張、段、孫三角同盟）。

奉軍自民國十一年五月戰敗後，當然不甘心；張作霖為了雪恥圖強，整軍經武，伺機行動，原非一日。現在有了曹錕賄「選」的好藉口，於是約好盧永祥聯合行動，準備分兵五路，入關進攻直軍。

直軍為了達成各個擊破的目的，利用閩、蘇、贛、皖合圍浙江的優勢，先下手為強的於民國十三年九月三日進攻盧永祥。四日，張作霖通電助盧，八日，張作霖請各國駐奉領事，聲明奉軍因受直軍壓迫，即將開戰。於是，第二次直奉大戰，又爆發了。

雖說，盧永祥受不住來自江蘇齊燮元；和福建孫傳芳兩枝直軍的夾攻，很快失敗；但這一次直軍，無論在戰爭的政治號召上，軍隊的實力上，和團隊的精神上，都比奉軍劣勢。

政治號召上，討伐非法賄選，光明正大，直軍無法辯解。軍隊實力上，奉軍有較新式的大砲、飛機、部隊整訓兩年，養精蓄銳；直軍武器裝備較少改進，部隊久戰疲乏，戰力不平均。團隊精神上，王承斌自成一派，與張作霖有勾結，與吳佩孚貌合神離，還有馮玉祥的心懷叵測。

(二) 吳佩孚的一生

談到馮玉祥的心懷叵測，固然，吳佩孚有點失策，但馮跋扈驕妄，也有關係，馮玉祥本來是陝西督軍，第一次直奉大戰時，他聽吳的命令，由陝西進兵河南，解決了河南督軍趙倜的內叛行動，安定了直軍的後方，戰後，因功調任河南督軍。但他却心狠手辣的擅將已向吳反正，經吳發表為河南軍務幫辦的師長寶德全殺害，又私自擴充軍隊；在引起吳對他的疑忌。加以吳的把兄弟馮將張福來，有戰功尚未酬庸。於是，吳才設法將馮調為陸軍檢閱使，部隊開往北京南苑；而由張福來接任河南督軍。此事，馮不自行檢討，而認為受吳愚弄排擠，當然耿耿在心，要伺機報復了。

直奉二次大戰，奉軍總司令張作霖，直軍吳佩孚；分兵三路，第一路直軍兵力三個師四萬人為主力，由彭壽莘指揮，與榆關方面的奉軍張學良對抗，第二路一師三旅，與熱河、朝陽的奉軍李景林部對抗，由王慶慶指揮；第三路一師二旅，自古北口出承德赤峰，由馮玉祥指揮。另以張福來為援軍總司令，率一部份軍隊，在北京待命出動，吳軍的通盤計劃：由第一路與海軍聯合進攻瀋陽，第三路繞攻瀋陽後方，相與呼應，第二路取守勢。

可是，由於直軍的軍心士氣，遠非第一次大戰可比，山海關方面第一路主力戰場頻頻告急，吳佩孚不得不於十月十二日上午四時親赴前線九門口督戰，但由於海軍的不充分合作，奉軍的砲火的猛烈，飛機的擾亂，戰況非常危急；因此不得不下令張福來自北京增調援軍。

張福來一走，北京後防空虛，馮玉祥事先已與張作霖、段祺瑞、王承斌等有接洽，於是，乘機於十月二十三日晚退出戰線，倒戈回師北京，囚禁曹錕，殺死曹的後人李彥青；與北軍警備副司令孫岳，陝軍第一師長胡景翼，組成國民軍，聯名通電；主張停戰；並脅迫曹錕下令：前線停戰，免去吳佩孚本兼各職。十一月三日，曹錕再被迫通電辭去總統職務。

吳佩孚變生肘腋，腹背受敵，乃自率部份殘部，退保天津，原希望華中各省直軍赴援。可是，一方面孫岳部步步進逼，同時山東也宣布中立，毀壞津浦鐵路；不但增援無望，連撤兵南下皆成問題。不得已乃率其勁卒萬餘人由塘沽登輪浮海南下，命令不及撤退的直軍，聽候段祺瑞派員接收；而對奉張和馮玉祥，始終不屈。

曹錕下臺後，北方不再有總統，而由奉張和馮玉祥合作，捧出段祺瑞來為執政。可是，段已非當年皖系當政的氣勢，樣樣受制於人。逐漸的，北方又成為奉系與國民軍爭執的局面。暗通奉軍的直系健將王承斌，却被李景林強制接收其基本嫡軍廿三師，而逃入租界，通電辭職，從此不振。

敗而復出聯奉討馮

吳佩孚乘輪南下，進入長江，在南京靠岸。齊燮元、陳調元及各省代表多人，登輪相見；當於十月十五日在輪上舉行會議，檢討敗局，計劃未來。決議以齊燮元領銜，聯合黃河上游及長江各省與直系有關的督軍，通電在武昌組織「護憲

軍政府」，遙奉曹錕為大總統，宣告馮玉祥叛變後北京所發電令一概無效。

十七日，吳抵達漢口，以為蕭耀南原係自己部將，一手提拔；到漢口等於已回到自己的家。於是立即發表在南京會議由齊燮元領銜的通電（上刊蕭名）。可是，此時蕭已遷就事實，違背道義；不但立即通電否認湖北擁戴「護憲軍政府」之事，而且還拒絕四川、湖南赴援吳佩孚的部隊過境。江蘇齊燮元也改變態度，否認「護憲軍政府」之事，而主張組織「聯省海陸軍訓練總司令部」，擁吳佩孚為總司令。吳一怒之下，立即返回洛陽。於五天之內，組成「護憲軍前敵總司令部」。

然而，他的敵人却放不過他，唆使過去效忠他的陝西督軍劉鎮華與他為難，由師長愁玉現出面，限吳於廿四小時內離開洛陽。吳倉卒之間，無兵可用，祇好離開洛陽經鄭州南下，原想往武漢暫避。但沿途迭接蕭耀南來電，請其萬勿來鄂，以免北軍藉口入侵，吳無奈，祇好在河南、湖北交界的鷄公山停留，借住他部下第十四師師長靳雲鵬的別墅。

當時，段祺瑞仍發出電令：「逮捕吳佩孚解京治罪」。不久，胡景翼的國民第三軍又攻向鷄公山。吳祇好再走。恰巧，湖南的趙恆惕、四川的楊森懷念舊誼，派來專使迎吳入湘，入川暫住。於是，吳決定入湘暫住，雖說蕭耀南仍然百般阻撓，不允吳假道；但終於在川湘代表的仗義交涉和蕭部師長寇英傑的盡力維護下；吳率領衛隊二千人，安抵岳陽。

段祺瑞一方面對吳佩孚斬盡殺絕，同時喊出「東南和平」的口號，安撫有實力的直系將領齊燮元、孫傳芳、蕭耀南等，但是，奉張爲了替盧永祥收復浙江，特派大軍南下，陷南京，佔上海，逐齊燮元。奉軍佔有江蘇、安徽、山東、直隸四省。皖奉合作，直系惴惴自危；江西、湖北且成爲前哨陣地。於是，江西、湖北、湖南、四川，在吳的聯絡支持之下，提倡「四省聯防，保境安民」。

孫傳芳因爲失去上海，盧永祥又回來爭浙江；當然不甘離服，乃於十月十五日宣佈組成蘇、浙、贛、閩、皖五省聯軍，散佈於蘇皖境內的陳調元、白寶山、馬玉仁等直軍，紛起響應。一戰成功，奉軍於八日之內，退出江蘇、安徽。孫傳芳開府南京，自任五省聯軍總司令，推戴吳佩孚爲盟主。

吳佩孚乃於民國十四年十月九日通電出山，「救國鋤奸」，廿一日抵漢口，蕭耀南前倨後恭，親率文武恭迎。當成立「討賊聯軍總司令部」於漢口東北的查家墩。網羅名士多人爲其幕僚，如參謀長蔣百里、秘書長張其鎰、總參議章炳麟、外交處長張志譚、交通處長高恩洪、政務處長白堅武、高級參謀張方巖、秘書幫辦楊雲史，都是一時名流。廿四日，吳通電討奉，當時，有十四個省份的非奉系將領，一致表示願聽候驅策。於是，吳成爲反奉的總盟主。

段祺瑞正擬要求張作霖和馮玉祥出兵，對付孫傳芳、吳佩孚。可是，馮玉祥勾結奉系的郭

松齡，通電倒張。郭的奉軍，且已進攻到距瀋陽僅六十華里之處；張幸能得到日軍的協助（干涉郭軍行動），才擊敗郭松齡，平定叛亂。

張作霖經此變故，恨馮玉祥入骨，於是，再和死敵吳佩孚言和，共同討馮。馮受奉張壓力，又想聯吳制奉。可是，吳佩孚已看慣自己部屬朝秦暮楚的嘴臉，飽受刺激；想起馮的抽腿倒戈，使自己慘敗的仇恨，決定改變主意，於民國十四年年底，通電結束討奉戰爭。次日，馮玉祥通電下野，請段祺瑞與吳佩孚共謀國是。

吳的政見，仍爲法統問題，根本否認段祺瑞的執政元首地位。於是，元月七日，召集國會議員在漢口集會，發表宣言，主張段應下野，恢復舊國會，選舉新總統。九日，段辭職，接着張作霖坦誠致電吳佩孚，關內之事，聽吳主張；對法統問題，毫無意見。於是，吳又成爲控制北方局勢的要角。

可是，馮玉祥雖說表面上宣告下野，但其國軍，仍駐留河北、河南、察、綏一帶。於是，一場直奉聯軍討馮的戰爭，又在北寧、津浦、平漢三鐵路線進行。馮軍再請段祺瑞回來，勉力撐拒。吳軍乘勢收復河南，直上保定。

湖北方面，督軍蕭耀南病故，吳改派廿五師師長陳嘉謨繼任，直接掌權。湖南方面，趙恒惕受到唐生智覬覦權位的影響，不願同室操戈，湘民塗炭；乃根據省憲規定任期，於二月廿四日提先離職赴滬。唐生智與兵壓迫湘軍第三師長葉開鑫退出岳州。葉向吳求援。吳派第一混成旅孫建

業部，會同葉開鑫及其他反唐的湘軍，克岳州，下長沙；將唐生智擊退衡州。吳乃任命葉開鑫爲湖南省長兼討賊聯軍湘軍總司令，將湖南收入掌握。同時，又派兵協助孫傳芳驅逐江西督軍方本仁，任命鄧如琢爲贛軍總司令。

北方的國民軍受到奉、吳聯軍的壓力，退守京畿，馮玉祥爲了保全實力，自己出國赴俄求援，將部隊交張之江、李鳴鐘代管；立即向吳佩孚巧施苦肉計，聲明「投吳驅奉」，想藉吳佩孚的聲望和實力，抵銷奉軍的壓力。可是，吳不上當；他在「人無信不立」的意趣下，先與奉軍會商，決定：「務必將國民軍徹底消滅」！國民軍一面以「密謀通奉」的理由，派兵包圍執政府宣佈段祺瑞三大罪狀；段被迫逃入東交民巷，托庇洋人。一面恢復曹錕自由，央求曹錕電吳進京主持大計。吳仍不允。

奉吳合作，在張作霖的一再對吳謙讓之下，二人在北京見面，居然化除成見而結爲金蘭兄弟；並且付予關內討馮軍事的全權，所有直、奉、直魯聯軍（張宗昌、褚玉璞軍）、晉軍，均接受吳指揮。

當時的吳佩孚，北自南口前線，中經直隸、河南、湖北、南迄長沙，均在其控制之下；其他東南五省、四川、貴州，都表示擁戴他；真是他一生事業的「夕陽無限好」的時期。

可是，正當他北戰場順遂勝利之時；南戰場却因爲國民革命軍的北伐而一敗塗地；而促使他走向一蹶不振、徹底失敗的命運。（未完）